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一幅幅改革的万象图
一曲曲悠远嘹亮的晨光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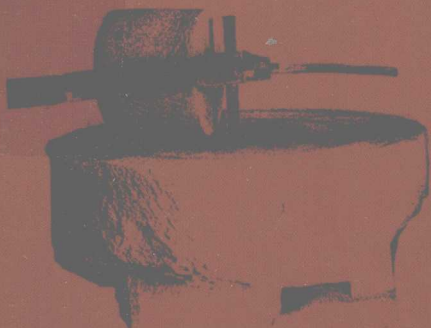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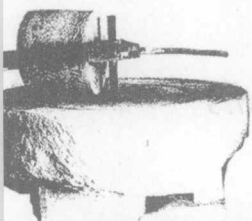
张全友/著

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
伴随着袅袅飘扬的炊烟
田野里又有了忙碌的农民兄弟
平凡地在阡陌上实践着他们的人生

没有怨言
没有空闲
只有年年在广袤土地上的奉献
然而，这里也发生着传奇的故事

阡陌





图并注版编目(CIP)数据
 张其成著.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9.9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208-2798-1
 I. 张…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4445号



陌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阡陌/张全友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9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98 - 1

I. 阡…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442 号

书 名: 阡 陌

著 者: 张全友

责任编辑: 霍静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华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张全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山西省怀仁县乡下，祖上是铁匠世家。父亲早年去世，因而初中还未毕业就辍学挑起了家庭重担。后来为了生活又不放弃爱好，先后为当地十余家企业单位做过文字材料员、记者等工作。二〇〇〇年曾漂泊北京为某家报社做专栏作家并兼职电视台专题片解说词撰稿。早期主要作品有小说《悠远的山》、《红苕》、《蒿草萋萋》、《流云》等。近年作品散见全国各地文学期刊。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简介



阳性的善和凄婉的爱。

我说，小说与生活的真实区别在于：小说是居于作者高度浓缩生活的一个点，折射出了生活的局部，但却异常深刻的一种真实体现；而生活则是随意、无绪、散漫和繁杂的日常演化。小说是艺术的，生活是现实的。小说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现实中被我们所忽略的真实；而现实之中又随时随地都在蕴涵着可供小说去采掘的生活宝藏。从生活到小说，需要我们去做的，无非是作家用生命和灵魂辛勤并精心去摄取筛选的一个过程。

2007.12.18

(《书与学》刊于《山西作家通讯》2008年第一期)

作者手迹

总序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祝大同

1985年，我进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做小说编辑，看山西北路几个地市的自然来稿。

1988年2月，我在《山西文学》发表了《北路青年农民文学创作群落印象》。文章中写了：“山西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省份。文学期刊编辑部的来稿大多是来自农村，农民的手写农民的事。拥在文坛大门之外的也大多是青年农民，这便是山西文坛的现实；山西文坛的新人有相当数量要从这些青年农民中选择，我想这便是山西文坛的未来。”

是年7月，《山西文学》“农民小说特辑”刊出张全友的小说《悠远的山》。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应该是全友头一回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小说。

我还依稀记得全友当年从山西雁北的怀仁县专程到太原来送稿子。那时，全友年轻，身材高挑匀称，眉目清秀俊朗。稿子应该就是这篇《悠远的山》，篇幅不长，五六千字。读完稿子，我对坐在一边藤椅上的全友说：“我以为小说写成了。”便看到全友如释重负的表情。

20年过去了，《悠远的山》里的故事早已经淡忘，却记住了一个细节。这回把当年《山西文学》的合订本翻拣出来，抄在下面。

“日你姥姥！爷爷远远赶来，接你闺女去享福，你却……”他在困肚里恶恶地骂着解恨。腿一软，门前有块顽石就住屁股。揪头筋松下来，看着驴蹄儿不安地刨。

就这句：“腿一软，门前有块顽石就住屁股。”一个小小的细节，文辞用得生动俏皮，我记了20年。

所谓农民，也就是指作者的户籍，这也算是当代世界的中国特色。后来，“农民小说特辑”里的几位作者依靠文学写作，自然也还有些其他的机缘，脱了农皮。全友这些年里也曾有一些机关单位做些临时的事情，但是终于没有能改变农民的身份。去年，我有机会到怀仁县全友家中小叙。深巷尽头的一处院落，几间陋室，院里囤着丰收的玉米，家中的清贫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全友1960年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6岁，应该是将上小学的年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决定中国社会将会渐渐回复到常态的生活，此时的全友已经18岁，成年。如果全友迟生10年，以他的心智肯定可以走上一条多一点儿自我意志、多一点儿自我选择、多一点儿自我掌控的人生之路。全友却生不逢时，遭遇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癫的年代。时过境迁，没有谁对全友们的人生表达歉意，更不要说承担什么责任。百姓的话：“命苦不能怨政府。”百姓自有百姓的生活哲学。

全友娶了一个巴山蜀水的女人为妻。我读过全友述写贫困生活中为人妻为人母艰难世事的文字，知道了川北女性贤惠而坚韧。他们育有两女一子。总是因为时世生活的造化，大女儿如她的父亲没有读成书，二女儿如今在大连理工大学读大二，小儿子今年九月开学应该是高中三年级，学习成绩优异。

我问他两个孩子上学一年得用多少钱。他说总得两万。我知道晋北一个普通农民挣两个钱的难处。全友说：“超出

了我的能力。一年忙尽了365天也就是万五。”一年五千块的缺口。俗话说：一分钱逼倒英雄汉。五千块能压迫得一个壮年大男人喘不过气，几乎能压榨出一个雁北汉子的魂灵。难啊。

全友说：“别的没抓住，就抓住两个孩子。”

全友错了。他不只抓住了两个孩子，手里还有文学。

可文学是什么？三间陋室？两囤粮食？一年五千元的欠债？

文学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过是进身图利的手段。但是，文学对于全友，就是他的宿命。

我知道全友小说曾经发表得并不顺畅。记得他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悠远的山》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发出第二篇。尽管，我是他的朋友。我知道，不能顺畅地发表，会对写作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许多人就是在这种发表的挫折中，渐渐放弃了文学。全友却无法割舍，文学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为什么写作？我知道教科书里白纸黑字有着明确的答案。只是我对那些所谓文学概论里虚张声势的答案疑窦丛生。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中恰恰是我们选择了写作？为什么？为什么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亲和乡石家庄村的张全友厮守着清贫的岁月固执地一直写到今天？却没有用他的智慧做一点儿什么别的事业。我想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比文学给他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文学就是全友的宿命，就是他生命的一种载体，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文学写作的动力一定源自全友内心深处那个孤傲与高贵的灵魂，是他灵魂的一种诉说。

全友写了：

我会耕田、赶车、耙耩下种，还会做祖上遗留下的铁匠手艺。但我这个人鬼使神差，不知怎么偏偏会喜欢上文学这仿佛只有上等人物才能够去喜欢并鼓捣的营生，写起

了小说。这种营生不是每一个靠吃山药蛋来充饥的人都能够去做的。我去写小说，就仿佛能够进入一种宁静的与另一个世界相合互融的境界。我迂腐地准备了那么多年，细心地体验着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我要把它们写下来，让那些亲身经历过故事都贯穿到我的小说里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获得一种安宁，心理上的安宁。（《家庭动静》）

海明威以为文学写作的本质就是一种孤寂的生涯，真正意义的作家无可救药地沉浸在岑寂中孤独地写作。当作家摆脱了孤寂，声名日甚，他的作品也渐渐会流于平庸。海明威还说，作家借着极大的侥幸，才可能获得成就。

在二十几年的岑寂中，全友完成了百万字的作品。在孤寂庄严的写作中，用自己对文学那种肃穆的虔诚，用自己那儒雅高贵的灵魂，超然于如泥之河一般庸庸碌碌凡俗的山地生活，卓尔不群于芸芸众生。文学的景仰，精神的超拔，生活的清贫，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孩子。据说，小仲马写完《茶花女》以后，问自己的父亲大仲马：“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大仲马回答：“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你啊！我的儿子。”同样，如全友所说，除了文学，他抓住了两个孩子，我相信若干年后，全友终会看到自己栽种的花儿在孩子们那儿结出的果实，那也将是全友最得意的作品吧。

2009年是全友的好年景。年初《山西文学》发表了他的《万物呈祥》。4月，《星火·中短篇小说》发表了他的《家庭动静》。7月，《山花》发表了他的《阿丁是只鸟》。中国作家协会等六部委的“百位作家情系农家”计划选中了全友的小说集《阡陌》，近期将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全友自己写了：“小说集之所以取名为《阡陌》，阡陌，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意象，那种蜿蜒起伏的，坎坷的，氤氲的，悠远的乡土图景，浸透着温润柔韧又纤细的情感线条，和

着一个个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会向我缓缓走来，而更多意旨能否力透纸背？全看我的造化。”

为全友高兴。

且为序。

2009年8月16日

(本序作者系山西省作协创联部主任)



附 附



目 录

窗花	/ 001
康庄大道	/ 054
不听话的耳朵	/ 091
阡陌	/ 130
家庭动静	/ 194
土豆	/ 240
刘四五先生	/ 253
阿丁是只鸟	/ 27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 285
后记	/ 296

窗花

显城堡的喜妹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出嫁那天的一场恶雪。那场不知道下了几个昼夜的雪，仿佛把整个世界都揣进了它白色的怀里，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盗贼，用它白色的巨手，把眼前的一切都统统给洗劫一空了。

十六凌晨，吃过了早饭的人们抹着嘴皮上的饭渣，站满了苍白的街巷。他们远远看着一顶火红的八抬大轿，穿过堡街斑驳的墙壁晃悠过来。

坐在轿子里的喜妹透过粉红色的轿帘，看着像蝼蚁似的人头拥来拥去。她在人群里找寻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张面孔终于撞入她的视线，就夹杂在人群中间，朝她张望，无精打采地像个带病的山羊。雪花儿晶莹落在那人的眉宇，显出一脸的无奈。

那天，喜妹穿着大红的绸缎新衣，她坐在轿子里，轿子一悠一悠，她的刘海就在她的眼前丝锦似的晃着。她看着得意扬扬走在轿子前面的铁匠张明虎，张明虎的身上，穿着新浆的黑板布衣，还套了一个兔皮镶边的青色马甲，肩头上十字披了红，一双细眼乐呵呵的，眯成了小缝。他的两条腿像一对连枷，呼扇呼扇的，脚下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一边走，一边还给两边看热闹的人们散烟散糖。张明虎乐得鼻子头都快歪了。

从带着轿子来显城堡，到把喜妹抬至堡口，这个张明虎的笑始终都溢在他的脸上。

他的嘴像一个烟囱口儿。喜妹清楚地看见，张明虎长了一嘴黑牙。

张明虎说，放炮仗，你们多放几个炮仗。

张明虎身后的几个徒弟，就点着了不少炮仗。

沉闷的阴空，霎时飞炸些炮仗清脆的响声。有几个簇拥在前边的孩子，就用手捂起了耳朵。喜妹看到，那些炮仗每炸一声响，那张她熟悉的面孔就抽搐一下。那个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的人，是她的表兄赵奇。

喜妹看着赵奇越离越远，她的粉团似的脸上，就滑下两行热泪。看着显城堡也越离越远了，喜妹竟然止住了眼泪。她用手帕擦了擦两腮，回头看着显城堡似乎被捂在雪下渐来渐小的鱼鳞房舍，心绪稳了稳。她想，再回显城堡，我就是张明虎家的了。

轿子上了显城堡南的天顺崖，离张明虎的安外沟还有六七里路程。喜妹说，张明虎，你让轿子停歇一会儿，我要下去撒尿。

张明虎说，你呀，真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你不懂规矩了，在咱这地方，新娘子过门，中途是不能停轿子的。你耐着点儿，再有一袋烟工夫，咱们就到家了。

喜妹说，张明虎，你这该杀的，你难道叫我活人让尿憋死呀你。到了安外沟，你叫一沟的人看我的笑话吗？那样，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了，我会恨你一辈子！

喜妹的话，逗得为张明虎娶亲的人们轰然大笑。张明虎有点儿左右为难了。他摊了摊手说，这，你要我咋办？都是上辈人留下的，也不能怪我苦你。

张明虎让轿子继续往前行，他说，加快点儿脚步，到家了，我再每人外加你们一成脚钱。

喜妹却在轿子里怒骂张明虎，你个死货，我顾不得那么多



了，你们停轿……喜妹就在轿子里折腾上了。那些抬轿子的大汉，还真就经受不了她这样扑腾，竟然就真的给放下了轿身。那一会儿，连喜妹自己也不敢相信，她这样的小脚女人，竟然会一纵身像一条鲫鱼就蹦出了轿外。她在快要没膝的积雪上，拼命地朝着一个崖的边沿踉跄跑过去。张明虎在她身后大声嚷嚷。只听得他在说，操心那天顺崖，雪大路滑的，那崖畔下，可有吃人的野狼出没哩。

喜妹听到她身后张明虎的说话声，像一头毛驴在雄壮地嚎叫。她觉得这个时候，浑身反而倒轻巧疏散了许多。她从怀里掏出不少平素闲暇时光剪好的窗花，那些窗花的边上，尽些毛茸茸的刺。大红的纸花，同她身着的红色新衣糅在一起，仿佛就是一团孤然燃烧的火苗，在这个到处都堆积了银白冰雪的世界，这束火苗，显得是那样地夺目、刺眼，远远的，就像一粒魂魄，孤独地忽闪摇曳。

喜妹眯着眼，朝着灰蒙蒙的阴空仰望了一会儿。她把托着那些窗花的手，举得高高的，在心里大声地呼喊，奇哥，我先走了！

喜妹一纵身，就朝天顺崖跳了下去。那时候，她的两个夹窝，像是长了一双会飞的翅膀，随着那些极像红色雪片的窗花，飞了起来。喜妹竟然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一只红红的火鸟，飞过整个雪白的天顺崖。

二

已近腊月，天气冷得有点令人彻骨。喜妹的身上盖了一张厚厚的棉被。她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醒来后，看着屋顶的橡檩发着呆。不一会，张明虎就端了一碗冒着热气的汤药进来。

张明虎说，你这是何苦。一股汤药的苦味直刺她的鼻腔。喜妹看着了张明虎的满嘴黑牙，就有些恶心。她就把脸挨了一